

一九一三年，叶圣陶十九岁，自苏州草桥中学（现苏州一中）毕业后，已在苏州言子庙小学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员。在学校放寒假期间，原本约好与顾颉刚、王伯祥、汪应麟等六七位同窗好友到邓尉看雪海游玩几天，但是后来有几位同学因故不去了，又听说到邓尉的船也停开了，使游兴甚浓的叶圣陶非常失望和沮丧。当叶圣陶告诉顾颉刚“探梅之举行将作罢”时，顾颉刚也大为失望。两人商量到上海去听戏，“以消遣此数日”。

相约第二天上午就走。这里选了叶圣陶第一次到上海的日记，从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月十四日。虽然只有短短四天，但是再现一百年前的上海，也有些意思。以下为我们选编的叶圣陶日记：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二。

晴。天明即起。乃至颉刚所，时已九时，即与赶赴车站。往沪之车，观其车轮轧轧，鸣声呜呜而去已，不及乘坐矣，懊恼之极，只得待下班再来。有所谓消磨此三小时，则必有欲作之，乃至苦儿院访严乐贫先生，而(叶)怀兰(中学同学)亦在，乃请导观各处。教室案桌颇为合式，盖特制者也。有工场四，藤工、金工、木工、竹工，是藤工成绩都在场内，若椅桌之类与肆中，盖同植物园。及女儿所居之内院，近方建筑，卧室光亮殊常，榻形似盘，其上被褥叠叠；每室居数十人，职员二人督之；其较幼者聚居一室，保姆护之其间。苦儿凡二百余人，光复之际，宁地受祸最烈，此二百人皆鬼籍中抢出者，亦云无量幸福，而办此者实无量功德矣。唯诸身面貌皆不甚活潑，当此身世便入寒苦生涯，故不呈乐相邪。虽然若此等苦儿，一身之外四无所系，真绝对之自由身，自力勇健，将来必福幸人也。

辞去苦儿院，则游西园。园在戒幢寺之西，精舍回廊，环包一池，池水溶漾发人幽想；池中有亭，曲桥以通之；四周鸟语互答，于万静之中闻此声息，乃觉

常听人们哀叹：人在江湖……后面的一句话谁都明白：身不由己。这句话表达了一种精神上的孤独或被扭曲的痛苦，似乎有了精神上的独立，就会失去自己的“江湖”。不错，一个人要想获取成功，必须首先进入组织，进入体制，也就是说要先入“江湖”，才能在最大范围内获得成功。其实，现代思想者在遵守现行基本道德规律的同时，在保持自己思想独立的前提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团队的合作沟通，促进共赢。其实，精神独立与进入组织进入体制并不矛盾，与成功更不相悖，只是更高层次的要求而已，它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和品格的要求。人在江湖，精神犹可独立。精神独立者要想获得成功，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追求的境界越高，承受的苦难也会越多。要追求自我，你得要面对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斗智斗勇巧妙周旋险中求胜；要保持自我，你得要忍受居高临下者的冷眼和周围人的讽刺，拿得起放得下冲得出；要精神独立，你得要时刻迎接风刀霜

此心闲适，莫可名状。守者进茶，坐而品之，茶至佳也。余此地系初至，观瞻之闲，不忍舍去，坐良久。度车将至，乃再赴车站。遇朱镜深，亦赴沪江，喜得良伴，三人互谈，益觉不嫌寂寞。

叶圣陶第一次到上海

叶永和 蒋燕燕

寞。一句钟时，身已在赴沪车中矣。车中人拥挤，不得坐，竟立两句钟之久。

既下车，即上电车，同趋大马路第一行台，余与颉刚即寓于此，镜深则访其兄也。少坐与颉刚偕出，周游英界各路。沪上余亦初至，耳目所接因之皆为新象。然睹此高楼大厦，车龙马水，徒嫌其烦恼，而未觉其有趣也。继至黄浦江边，望江行大舰，千樯矗立，飞鸟翻翔，水光浩淼，则胸为之舒矣。旋若于四马路文明雅集，此店书画皆名人手笔，几也。壶也皆仿古式；中有棋室、书画室、音乐室等，客何所喜，各趋而弄之，诚绝妙好处也。时音乐室中方有数人弄丝弦，其声柔肠宛转，入耳绝乐。茶已，至大舞台观剧，该舞台有雏伶一，名七岁红，年止十一二，观其演《挑华车》，武艺绝佳，沪人最所欢者。又有名旦贾璧云，京沪人士所香花拜倒者，是日演《占花魁》，醉意惺惚，娇喘微闻。然座头太后，几同雾里看花。剧场散后，与颉刚相约明后天再来也。归旅馆即就床卧，盖倦极矣。

二月十二日，星期三。阴。晨起已九时，即步入上海城访(陆)慰萱(中学同学)。上海城墙近已拆去，不便交通之障碍物，固宜如此也。慰萱所居之营在旧道署内，多方访问方能行到。慰萱时犹未起，待其起后，即偕至马路若于蕙芳。慰萱不料余侨之来，彼乃大喜，相谈间颇多感慨，盖入世愈深，不如意事亦愈多。午后偕至群舞台观剧，演者为女伶，虽屋舍不及其他之舞台，而认真则过之，价尤廉也。剧场散后，慰萱谓第一行台服用

殊草草，盍去而之他。乃迁至孟渊旅馆，有两榻矣，旅馆既定。复出，慰萱谓丹桂坤角颇多佳者，其往观乎。乃至丹桂剧院。

丹桂角色实多佳者，余不知戏而徒觉入我耳之

歌声，入我目之容貌，皆足以惹起余之兴趣。如白玉梅之《堂楼梦梦》，则活现一聪明伶俐之侍儿于舞台之上；周桂宝之《李陵碑》，则格调苍凉，悲声匝地；十三旦之《游龙戏凤》，则依本有情，郎乃多意，神情浓郁，艳意弥空；末出《洛阳桥》，名角多重，登台十三旦，扮凤阳缝绉女子，青布裹头，红鞋着足，而天然姿色益见焕发。浣纱溪畔生长西施，干

古美人，断不在浓粧艳抹锦衣绣裳也。剧散归旅邸，又昨夜之时矣。二月十三日，星期四。晴。晨起已十时，慰萱辞去，入城办事，谓晚间再来同游也。余乃与颉刚偕出，至江边伫立多时，继入城至城隍庙。庙内甚广大，中皆市街店肆林立，游人如鲫。内有豫园，思人游而

门不启。乃复出城，乘人力车至新新舞台。该舞台系新建，全屋成三角形，三面皆广道焉。人之观剧，则座客殊稀，伶人演剧，多无精采，较昨日之坤角天渊之判矣。此亦有故，一以名伶四五人，日间皆不登台；一以伶人见客少，遂亦敷衍将事，于是乃竟不足观矣。剧散后即归寓所待慰萱。六句钟时慰萱至，乃偕往大舞台。

今日座头较前乃大近，然听歌三日身体至倦，时时作磕睡。七岁红本有小妖之称，今演金钱豹，乃真妖矣。武艺如此洵非人力。贾璧云今日演《红梅阁》，出场时万灯呈绿色，得用电光灯直注其身，益觉幽艳非常。樊樊山贾郎曲中有云：“红梅阁唱西梆曲，艳鬼来时万灯绿”，盖实咏也。末出《鄂州血》，即武汉革命事，编此剧之情

节颇多不通，唯形容瑞徵之昏庸实可发噱；烧督署时，炸弹骤放，火光遍台，一座衙门颓倒无余，若此设景，庶可云近乎像真矣。剧散即归寓又是一句钟矣。三日间观剧凡五回，而以丹桂为最得意，灵喉艳儿，多钟女儿，男伶不及也。颉刚亦云京中老于观剧者，多赴坤角之场，则殆南北所同然者矣。唯沪上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

——《黄帝内经·灵枢·大惑论》

整体观念是中医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基本理念。人体以五脏六腑为核心，其他各组织器官与之紧密相连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目光精明根源于五脏六腑所化所藏之精气的滋养。当眼睛发生疾病，我们不但要关注眼睛本身，还要关注与之相联的脏腑。长时间聚精会神、过度用眼，不仅害眼，且伤精气，造成视力过早或过度衰退。

脏腑之中，与眼睛关系最密切的是肝。“肝开窍于目”，眼睛不仅是心灵的窗户，也是肝在体表的窗户，所以养肝血可以明目，而肝火旺可表现为目赤。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说：“其读书博弈等过度患目者，名曰肝劳。若欲治之，非三年闭目不视，不可得差（瘥）”，把“常须瞑目”作为“年至四十，即渐眼昏”者的最佳养护之术。由眼睛引开来讲，五脏六腑之精气不仅皆上注于目，而且也上注于耳、上注于口等，老年人渐现耳不聪目不明、食不知味，是五官退化的表现，更是脏腑精气衰减的结果。而其他各组织器官又何尝不是如此，一言以蔽之：“精者，身之本也。”

自己的江湖

许丽晴

剑狂风暴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文韬武略，必要时甚至拳打脚踢！总之，只有十八般武艺炼作绕指柔，才有资格迎着目标勇往直前，在江湖上杀出一条血路，取得最终的成功和胜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在对苦难的哲学思考时认为，即使处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人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即可以以尊严的方式选择承受苦难，它是整个人性中最最高贵和尊严。谁说不是呢？通过艰辛磨难而获得的精神独立和成功无疑是人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细细揣摩“人在江湖”，还有一种推托、逃避的意思。笔者每次听说此言，总不免走神，私下认为无非“老江湖”们矫情之辞，总觉得诚意不够。人在江湖，未必身不由己，相反，江湖之大，之美，之壮阔之神秘莫测同样令人神往，令各路好汉一试身手，也令无数懦夫胆怯退却。人

门不启。乃复出城，乘人力车至新新舞台。该舞台系新建，全屋成三角形，三面皆广道焉。人之观剧，则座客殊稀，伶人演剧，多无精采，较昨日之坤角天渊之判矣。此亦有故，一以名伶四五人，日间皆不登台；一以伶人见客少，遂亦敷衍将事，于是乃竟不足观矣。剧散后即归寓所待慰萱。六句钟时慰萱至，乃偕往大舞台。

今日座头较前乃大近，然听歌三日身体至倦，时时作磕睡。七岁红本有小妖之称，今演金钱豹，乃真妖矣。武艺如此洵非人力。贾璧云今日演《红梅阁》，出场时万灯呈绿色，得用电光灯直注其身，益觉幽艳非常。樊樊山贾郎曲中有云：“红梅阁唱西梆曲，艳鬼来时万灯绿”，盖实咏也。末出《鄂州血》，即武汉革命事，编此剧之情

节颇多不通，唯形容瑞徵之昏庸实可发噱；烧督署时，炸弹骤放，火光遍台，一座衙门颓倒无余，若此设景，庶可云近乎像真矣。剧散即归寓又是一句钟矣。三日间观剧凡五回，而以丹桂为最得意，灵喉艳儿，多钟女儿，男伶不及也。颉刚亦云京中老于观剧者，多赴坤角之场，则殆南北所同然者矣。唯沪上



费，即走至火车站，距开行时尚有两小时，乃就竹深处茶居啜茗，食点心，阅报纸，以消光阴。至一句钟乃入车，此班为特别快车，到苏仅一句又四十分钟耳。人齐门，颉刚归家，余则至桂芳。同学四日不见，群来问游兴如何，一一告之。及晚乃归家。

当我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时，父亲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父亲身体一直很好，生病的时候很少，本以为父亲住几天就会出院了，可这次却不同，父亲得了肝癌，晚期，听到噩耗，我们都偷偷地哭了。

父亲病情发展得非常快，仅月余，人便瘦成了一把骨头，每次去医院看父亲，我都不忍看，没进病房前，我都能听到父亲痛苦的哀嚎声，可一进病房，父亲就换了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有时还会给我讲些开心的笑话，可无论父亲讲的多么幽默，我却始终笑不起来，因为父亲是怕我难过，故意装出来的。有一次我跟男友去看望父亲，父亲看到我们幸福的样子，突然对我说：“小杰，看来我等不到你们结婚的那一天了。”话说得如此悲哀，我已是泪流不止：“爸，你能长命百岁的。”父亲却说：“长命百岁？还不让你两个弟弟气死呀。”父亲病成这样，说话仍然风趣幽默。

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母亲流着眼泪对我说：“小杰，你爸的病越来越严重，再拖下去，恐怕等不到你结婚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赶快结婚，也给你爸冲冲喜，或许你爸一高兴，病就好了呢。”看母亲说得真切，我能说什么呢？转眼进了腊月，我们把婚期定在二十六，那一阵子，我跟男友忙着结婚的事宜。而父亲却出院了，一来为了我的婚礼，二来医院也下了病危通知书，说得好听点，让父亲出院，实际上父亲已病人膏肓，人家医院不乐意担这个风险。

结婚前一天，男友陪着我去了一家

远望玉兰如白鸽栖枝，凌空飞雪；近看又似羊脂美玉，莹然、剔透。近而视之远，远而反作成了近。胜过传说，就像是从不知处隐身飞来的鸟儿，抖落满身蓬松的雪羽，警惕四望，随起随落，起落也许只在眨眼间。不敢眨眼。也许太美



营业女终不逮男，则亦不知其故耳。

二月十四日，星期五。阴。晨起已十时，三人偕出，步于路头，旋慰萱自去，乃与颉刚游屋顶花园。园即在新新舞台屋顶，高甚，上下有升降器，不乘此器则有盘梯。余倚由梯上，不知几何盘旋遂至于屋顶。足底皆沙石平铺，花树罗列，凉椅几百，供人憩坐；有说书台，多请吴中名家讲书弹唱，唯须以夜间来，然后得听书也；有喷水池，此时亦正停喷；凡此景象，苟不四围遥望，而见众屋之脊，则几忘其为在屋顶矣；又有哈哈亭中砌镜，若干面之凹凸不同，于是呈像各异，人人其中当无不笑乐哈哈，故以哈哈为名焉。

游罢下楼付清旅馆费，即走至火车站，距开行时尚有两小时，乃就竹深处茶居啜茗，食点心，阅报纸，以消光阴。至一句钟乃入车，此班为特别快车，到苏仅一句又四十分钟耳。人齐门，颉刚归家，余则至桂芳。同学四日不见，群来问游兴如何，一一告之。及晚乃归家。

当我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时，父亲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父亲身体一直很好，生病的时候很少，本以为父亲住几天就会出院了，可这次却不同，父亲得了肝癌，晚期，听到噩耗，我们都偷偷地哭了。

父亲病情发展得非常快，仅月余，人便瘦成了一把骨头，每次去医院看父亲，我都不忍看，没进病房前，我都能听到父亲痛苦的哀嚎声，可一进病房，父亲就换了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有时还会给我讲些开心的笑话，可无论父亲讲的多么幽默，我却始终笑不起来，因为父亲是怕我难过，故意装出来的。有一次我跟男友去看望父亲，父亲看到我们幸福的样子，突然对我说：“小杰，看来我等不到你们结婚的那一天了。”话说得如此悲哀，我已是泪流不止：“爸，你能长命百岁的。”父亲却说：“长命百岁？还不让你两个弟弟气死呀。”父亲病成这样，说话仍然风趣幽默。

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母亲流着眼泪对我说：“小杰，你爸的病越来越严重，再拖下去，恐怕等不到你结婚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赶快结婚，也给你爸冲冲喜，或许你爸一高兴，病就好了呢。”看母亲说得真切，我能说什么呢？转眼进了腊月，我们把婚期定在二十六，那一阵子，我跟男友忙着结婚的事宜。而父亲却出院了，一来为了我的婚礼，二来医院也下了病危通知书，说得好听点，让父亲出院，实际上父亲已病人膏肓，人家医院不乐意担这个风险。

结婚前一天，男友陪着我去了一家

寂寞玉兰

徐芳

的尤物总是这样突然而至，它对平凡生活的擅自闯入，竟让麻痹的感官惊一个趔趄：这神奇、圣洁的无叶花，朵形方中有圆，圆中却又显端方。当我还在无名的影子里踟躅，抬眼看远，雪精灵似的花儿，一朵一朵，就像缀挂在天地中间看不见的“腰封”上。即使眼珠子突出，似这般的永恒初见，也无法尽收——它已把瞪到最大的眼睛占个满满当当，可还是搁不下，可又一时半会儿地团不上，合不拢。正如作家木心指点：“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站在玉兰树下，万籁俱寂，我已不知不觉不悟即使繁花，也是一种负担。

可无需纠结，不是去不去那里，而是如果不去的话，我又能去哪里？时间原该如此浪费，何况绽放的白玉兰，白天与黑夜都那么晃眼呢？在被吸引、被“诱惑”的路上，人不可能倒退。与蜜蜂、蝴蝶相似，我们却能够年年重新再来一次，又一次，直至无穷。

很久以前，一个乡下妹子和我搀着老妈走到这里，老妈停步歇脚：“我每天等着那一天，终归要来的……”她一再提及的“那一天”，虽说命定，却并不等于“玉兰花开”的“那一天”。所以，老人家才懊恼：“怎么还不开？都什么时候了？”似乎有点气愤，还有点耍赖；有点在乎，可又像有点不在乎；再有一点自怨自艾，虽不知从何说起，可又毫不含糊地不怪天、不怪地，更不怪那棵树，

刚开的影楼照结婚照，当我化好妆，化妆师取来一套雪白的婚纱，这婚纱美丽雅致非常漂亮，我一直向往着穿上婚纱的日子，做梦都想穿上婚纱当新娘，可如今却一点也不高兴不起来，也没有那种幸福感，并非觉得结婚不幸福，而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病危在床的父亲。

婚纱是美丽的，刚要穿婚纱，大弟赶来了，一看到我，大弟就哭了，“姐，咱爸，没，没了。”我眼大弟回到家，屋里屋外哭声一片，我赶到父亲的身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泪流满面，他手的余温仍在，我不相信父亲就这样走了，我摇动着父亲，“爸，你醒醒，看看我，我要出嫁了，要穿婚纱了，爸，你看我一眼呀……”

结婚后，老公一直催我去拍一套婚纱照，由于思念父亲，一直没有去。结婚一年后，我已经有儿子了，才在老公的强烈要求下，去了影楼，当我又一次穿上雪白的婚纱，我突然想起了去世的父亲，一时间泪飞顿作倾盆雨，吓得老公连忙问我，是不是哪个地方惹我不高兴了？我摇了摇头。然后我们走进摄影棚，在闪光灯下，拍下了我们迟到的婚纱照，当婚纱照拿回家时，老公正反复欣赏，见我无兴趣，他说：“老婆，瞧，婚纱照上你没有笑。”我说：“笑了，但表情有些僵硬。”这笑的确有点假，拍婚纱照本是件喜庆的事，但我的心里还牵挂着父亲，这笑怎能不假呢？

感觉女人的一生，总要有一张穿着漂亮礼服的婚纱照，明请看本栏。

以及那个春天和那以后无数个春夏秋冬。

“看玉兰，应在月色下才好。”是啊，我想把那天上人间早早点亮的大灯、小灯，一盏盏错落着灭去……顷刻间，便有了月华的皎洁出尘；晶莹的露珠，会像打开香槟酒似的蹦出来；又听见一枚花蕾啪一下打开了，高高托举，挺拔傲然，自具庄严法相。

不明白偌大一个所在，有那么多密植的树木，为什么却只有这一株白玉兰？可这才生成了天地间的安宁：因为它和别的树一样，是树；可也太不一样了……而所谓寂寞，也许就是由群体中的“一样”和“不一样”，共同造就完成的。不知为何，我连喊几遍：玉兰，玉兰……我来了！

你听见了吗？这就是静谧吧？忽然就想起李白的《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而如果日

子能再慢一些，再赏花，再踏青，不争朝夕——或是我们都想要的生活吧？

这一个潮湿之夜，玉兰树雾化成了眼角的一片透与不透，像越走越远的苍老和迷茫。由此，我写下了一首自己也看不懂，恍惚迷离的小诗，那就好像是在远方，心却在家门口迷失了：

白玉兰
在整个潮湿之夜它都亮着
整个夜晚
它只在我的视线里
风从雨丝中送来
裹着一个夜晚
如同裹着一团闪烁的光

一个雨夜，一阵风
一朵无叶的花儿
我在一个撒谎的梦中
承认了它的真实……

刚开的影楼照结婚照，当我化好妆，化妆师取来一套雪白的婚纱，这婚纱美丽雅致非常漂亮，我一直向往着穿上婚纱的日子，做梦都想穿上婚纱当新娘，可如今却一点也不高兴不起来，也没有那种幸福感，并非觉得结婚不幸福，而是心里一直惦记着病危在床的父亲。

婚纱是美丽的，刚要穿婚纱，大弟赶来了，一看到我，大弟就哭了，“姐，咱爸，没，没了。”我眼大弟回到家，屋里屋外哭声一片，我赶到父亲的身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泪流满面，他手的余温仍在，我不相信父亲就这样走了，我摇动着父亲，“爸，你醒醒，看看我，我要出嫁了，要穿婚纱了，爸，你看我一眼呀……”

结婚后，老公一直催我去拍一套婚纱照，由于思念父亲，一直没有去。结婚一年后，我已经有儿子了，才在老公的强烈要求下，去了影楼，当我又一次穿上雪白的婚纱，我突然想起了去世的父亲，一时间泪飞顿作倾盆雨，吓得老公连忙问我，是不是哪个地方惹我不高兴了？我摇了摇头。然后我们走进摄影棚，在闪光灯下，拍下了我们迟到的婚纱照，当婚纱照拿回家时，老公正反复欣赏，见我无兴趣，他说：“老婆，瞧，婚纱照上你没有笑。”我说：“笑了，但表情有些僵硬。”这笑的确有点假，拍婚纱照本是件喜庆的事，但我的心里还牵挂着父亲，这笑怎能不假呢？

感觉女人的一生，总要有一张穿着漂亮礼服的婚纱照，明请看本栏。